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地位與謙柔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法為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望與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篇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卅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晁氏曰楚鬻熊撰楚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注永徽中上于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

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摠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能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葉若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摠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其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訛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能既年九十始述文王胡乃尚說三豎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錄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熊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啟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

言曰君有六守義忘信卑又曰鷲鳥將擊車飛翮翼武狼
將擊耳耳府美持動必有愚色尤決於谷文二者矣非二
公之言殊相經紅心書意大略清雜若入誥治誥之所以
為書者是亦準儒之所綴經者乎大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聖尚子名能者書二十二篇今
一卷六篇唐貞元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聖能此語亦佳因
錄之末微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九十四篇
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鄭縣
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
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閔尹喜凡五千七百四

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
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
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于
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
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
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
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所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
厚亡也則不多識畏盈溢也則不其已既責矣畏其咎故
退功成矣長不其九所以知雌如白守黑以懦弱
謙下為道不是行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
非所謂之夫人務自意以致中懼先事以
謀而有功不為天下之所忌也其不同
約時大不是列為天下之所忌也其不同

者近三百字... 御注實真... 無能易之... 以其無以... 殺人者不... 上將軍處... 之者是樂... 偏將軍處... 朱子語錄... 毫於已不... 論老子多... 只是不見... 得寂然不...

節欲占一... 只要退步... 便粗了故... 知其雄守... 只是低下... 工夫極難... 步占便有... 狀來便不... 下便是用... 與之連和... 漢家始終... 閑時不... 來因黃...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若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祐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馬張嗣成等以金帛玉寶略宋文明褚繇劉進喜蔡文亮成玄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之蓋君相自以為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為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處二句附絕聖弄知章末以惟之與阿別為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摠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三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摠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摠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虞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摠目偽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摠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摠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為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元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且道德之意後人以真篇首之文名一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

可偏舉故廣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蓋其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知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

晁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取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以為道之所由出蓋至于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末之終篇膠于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為可絕弃耳蘇子由注老子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變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辭是謂襄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伎戰國有此書則無高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伎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朱子雜學辨曰蘇侍即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通之可謂外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老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

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辨而臣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鮮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寧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三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之采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于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無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

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爲剽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立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多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撰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

靈府臣有李暹注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孝

或謂其書與老子遺言其書考辨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切取之書以合之者多凡

孟子蓋然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童曰曉音堯山其意緒

文辭之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

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閱其為之也勞今

刊去謬惡亂雜者亦其似見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為刊去謬亂

頗發其意子厚所列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

淵神清則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

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

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變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

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

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

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鈺斐

駟曰計然葵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

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

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

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言與莊同類晉張湛注唐號冲
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保養窮達
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揚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
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
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
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去具以徇名不
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
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考之道
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為立巖
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
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
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

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蓋以百歲列子書言鄭國晉云子產登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中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
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莊釐公五年楚
古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
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
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
莊周為放依其辭其方其編互錄祖公紀洎子清音季咸等皆
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繫於孔子道無其虛泊家處唐亂世遠
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邪其
揚朱力命列子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
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
隱故與佛書真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
弛談論縱橫惟其所欲言盡慮後人或挾難與直言正理則設
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爲不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不至
於逐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
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
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
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
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
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
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
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竒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
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
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
猾鰲慎到田駢閔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
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上七章
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
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笠乾之師間于柱史此揚文公
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其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
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爲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
晉向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
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
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
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
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
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
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爲陽訛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
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
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
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

以爲尊我開閔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
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款也不
力門者出之事因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
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
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
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
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
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
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

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
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
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
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
終而昧者勸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
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它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
書它都看來不知如何被它睥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
學也是恁地列莊本陽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
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它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湏着臣
伏它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

類是也。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是事事識得又却
蹴踏？以為不足為列子却有規矩謂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
相遇又不聞相道及生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它只是在
僻處自詠孟子平生只在僻處處之之間不曾過大梁
之南莊子自是楚人見聲聞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
異端如陳良之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去竟而有別本遷流象
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一篇其餘默定
後秀義別出故人有向郭二義一也然向義
全不得信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重陸德明撰即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一卷

晁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為之疏蓋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力至京師加號西華先生其文微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元受教文學其書其後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涉世別之篇目其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晁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三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為之解九九言無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其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鵝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鵝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鵝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鵝賦非庄之按四庫書目鵝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愈所傳鵝冠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之後也篇名世其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與愈所傳鵝冠子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一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

昌黎韓愈論曰 子白鵬冠子十九篇其詞甚黃老刑各其博
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
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矢船一壺千金者余
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二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
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辨鵬 社子曰余讀賈誼鵬賦 其詞而學者以為盡

出鵬冠子子十九篇三十支連古今 余往來京師求

鵬冠子無所見 至長沙始得其書之畫 鄙淺言也惟宜所引

用為美餘無可者 好事者偽為其書以用鵬賦以文飾之

非誼有取之決也 太玄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徇名吝者死權不稱 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

書遷豈不見耶假令首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

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者書言道家事則蓋
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爭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
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
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鵬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
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
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
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扁
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述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
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
與編民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可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
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考之柳說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鵲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桑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誡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瓌註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

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葆衣乃越世好道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云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爲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摭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六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閔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閔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始載劉向校定序未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後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厖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托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圜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早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土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七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注二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文女或曰黃帝與風后五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曾直嘗改其後陰符出於李筌孰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也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訓註尤可笑惜不經世子厚一摺擊也

朱子語錄閔丘主簿進皇帝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

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也言語自半正却無蹊跡如許

崇文摠目自太公而下註今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若

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李筌李合李筌李銳楊晟凡十

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

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素書二說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

經叙一卷不詳何代人蓋晉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摠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為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辨合論一卷

崇文摠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別為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摠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摠目題云玄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篇晁撰子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摠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傳者名山筌雖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即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道家安國以為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貞觀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摠目錄之道家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蓋其自叙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晁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為黃老之道內足以脩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為二十門

玄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人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朱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二

番易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法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厚薄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 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兩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興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官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

指略序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禮義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庶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下行禮爲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爲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爲是正其文字而辨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若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

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其時固已傾不爲人客等亦種彘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

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
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子書獨益策為後人所導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
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
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
所得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
者可使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
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人三季文武
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經營之難積
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奇也一夫之謀一
時之利足以銷靡破散必使而迄無餘脉一何易耶九
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不於兵而忘其為農天

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賈之以詐孰非兵也而
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
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之毒益滋矣封
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豈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
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之所不
為者豈無一士之智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在蓋三
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以矣壞二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書雜說所叢三嘗愛其統理道理各法處過
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
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眾詞雖成一家無所叔米管
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
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

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為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摠目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自存
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
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為十篇

商子五卷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
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七
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共行事
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一也塞謂布
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一而賞一刑用於
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
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
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固賞此秦俗
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
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
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以刑一而賞一
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
以誘耕督戰為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
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為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
何利哉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
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
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
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
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貨下官者以糶遷豈孝公前

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陳氏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韓稱之唐志十卷
滕輔註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同非全書也按莊周荀卿皆稱田
駢慎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
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
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摠目言三十七篇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取爲屏去繆悠身肖叔葉本
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待所能及五篇雖
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
天子以爲天下君不擇其下爲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
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爲我則莫

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
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
爲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石法不用而騶
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二十卷

晁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
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
其極刻數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
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
怪其流備何至於此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

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皆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授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名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致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

長也及斲者為之音普則苟鈞鈞折亂而已音普

漢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晁氏曰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文宣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藝文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于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没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教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于獻帝遜位二年而此云黃初未到京師豈史之誤乎此本富順李氏家藏書謬誤殆不可讀因為是正

其甚者疑則闕焉

高氏子略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清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知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且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盡

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豈末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子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戶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回爲其學本莊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其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爲法則然蓋申商韓非

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翁張與奪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爲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陳氏曰漢志齊宣王時先公孫龍今本稱仲長氏撰定魏黃初末得於繆熙伯伯又言與宋鈞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則不然也龍書稱尹文乃借文對齊宣王語以難孔穿其人當在龍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長氏即統也邪熙伯名襲

鄧析子二卷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

晁氏曰鄧析二篇文字訛缺或以繩爲澠以巧爲功頗爲是正其謬且撮其旨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爲本以

義爲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頌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用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歆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垂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論豈後人附益之與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

請歛嗣於是為不忠改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歛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也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基錯不以利勝則以公行與其民探輔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或為神乎析之見殺雖歛之過亦鄭之福也

龍子三卷

陳氏曰趙人公孫龍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辨者也其為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孔穿事之意重複

人物志三卷

晁氏曰魏邯鄲劉劭孔才撰為涼燉煌劉劭註以人之材簽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九十六篇劭郝慮所薦慮諸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為劭等而劭受其知也

陳氏曰梁史無劉劭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也

廣人物志十卷

陳氏曰唐鄉貢進士京兆本周士撰叙武德至景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墨家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

鬼謂信也

是以非命

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

行相反故識之必無

傳曰言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如淳曰言皆同

可以治也師古曰墨一十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此其所長也

非命上同等諸篇共一志序其本意也相讀曰示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

唐志同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晁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荀孟皆非之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昌黎韓氏讀墨子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而

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高氏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季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斲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唯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德也

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關可也
惟其言近而僞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異者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或次第混亂
章句顛倒往往所遺不可復讀反覆尋究稍加是正使相聯屬
十厘得一二當其合處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學者弗
習耳博觀深攷尚庶幾幾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
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得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
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諛諂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
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于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
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

件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
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招
擊聖人訛堯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弃仁義禮
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
無一宗向其說者鄭書略不以及之蘇張之功利申商之刑名
大抵皆狂尋古尺媾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鄭當亦自好少知
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
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
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辨析也獨楊朱墨者之言未嘗不
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蔽遂至於
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
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略之言得之矣而
其說猶未暢思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

桀紂以為其一家本相為用而各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
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隨巢子 明非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明非
子三篇皆云墨子程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
一書隨巢之言曰六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亦之不
肖者隣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德是刃八世又有鬼神
賢於聖 一論其於燕燹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
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
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
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恒
公以魯為南境魚魯之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
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石林葉氏曰吾嘗從趙全登得隨巢子一卷其間乃載唐太宗
造明堂事初 辨名書之意因讀班固藝文志墨家有隨巢子
六篇注言墨子乃知後人因公輸之事假此名耳

晏子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 著其行要及諫諍之言
陳氏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
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柳氏辨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
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
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
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
鬼又出墨子其言問康及古治子等尤怪誕

晏子春秋曰公孫
樓田闢疆古治子

事景公勇而無禮景公曰言於公饒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曰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其矣數字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崇文摠目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為嬰撰則非也

漢藝文志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一詞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仁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為之則上詐讓而弃其信漢書計也

漢志十二家一百七篇

隋志二部合六卷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晁氏曰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叙謂此書即授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弘景註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註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訓不詳亦從出抑子厚嘗曰六云見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並結微言為測檢滑之術審兩於章旨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六云常懸是知漸清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其言皆得自然待契也言者頌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行為耶世六云知鬼谷子者觀二子之言略盡矣故其大要者之篇

却氏辨鬼谷子曰元真其理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
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幾其理行劉向等言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
險鑿峭難讀音惡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
縱橫者時稱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之神法五龍養志
法靈龜龜書卷之三驚鳥轉法靈龜龜書卷之三其言益奇而道益慳慳云慳者使人狂狃失守而易於陷
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余反呼其為好術
也過矣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
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
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
清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
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

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
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
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無常責
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
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
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
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固弘景尹知章

戰國策十三卷

崇文摠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
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長安或曰長安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也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

五十七
以後記楚漢之興遼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
十一至三關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
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
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
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記漢楚之起凡二百四
五十年之間崇文摠口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
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載
於史類子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
當附于此

南豐曾氏序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道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感於流俗
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血之時去周之 已數百歲其舊法
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 以謂不可改者豈
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
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
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
不同也二子之遺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
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
鮮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
也戰國之將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
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謹其敗言戰之善
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
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而後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

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死用之無
激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
而絕之則此書之下決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
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
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
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
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
者十篇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標舊本字多
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余按少傳於世
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

隱太平御覽北堂書 以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
向博極群書但擇焉 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
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二一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
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八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
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感
焉每讀此書見其叢然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者於秦齊又復見
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核定卒不可正其淆
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 汨有不可得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
賈新語乎二書記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
載戰國楚漢之事合三書它無 考者六史公所以加之采擇
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 左氏國 不謀異固出之所曉嗜
而不已也而其說多 不繫 懼世之與者感其文采
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 是以二厚言之或過矣反

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_一其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
盡取戰國策與史記相_一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
曰戰國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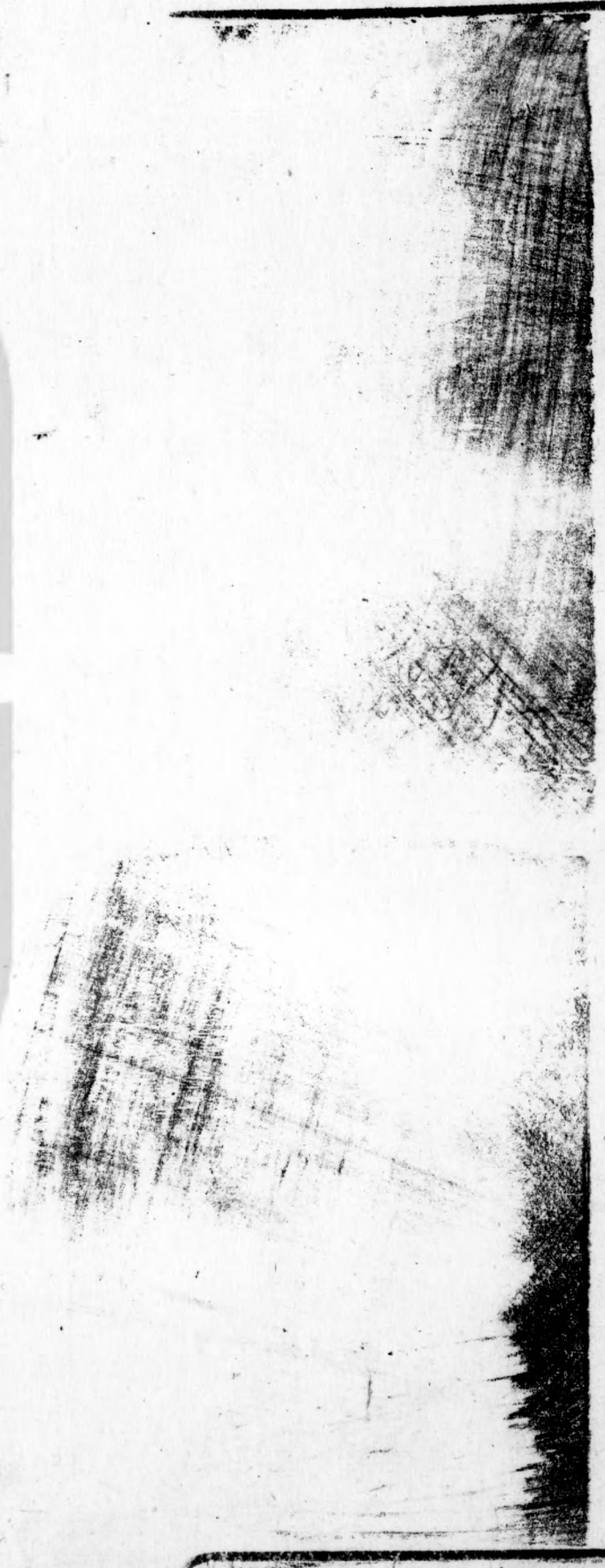
水心葉氏曰春秋以後_一秦之興無本書可及司馬遷史記雜
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_一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
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_一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
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_一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誤權立
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_一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總
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_一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
謂不足以掛牙頰也_一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於儂陋
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_一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蠹甚矣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陳氏曰尚書郎括蒼鮑彪_一註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

凡四易彙乃定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二終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scanning artifact.

